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五十一編

冒險小說

舊金山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舊金山

發端

話說十數年前。北美洲北面。阿拉斯加省的克倫丹地方。金礦出現。世界上人聽得此事的。都哄然的喧亂起來。這箇地方。又叫做新金山。這時候大家都懷着得大注財源的念頭。人就同潮水一般。盡湧到那地方去。從前澳洲出金礦的時候。也都哄動了多少人。這圖利的心思。是從來一轍的。現在要講到美國加里奉尼亞省。也叫做舊金山的地方。最繁華熱鬧的桑港通商場。也在這省內。這金礦發現的時候。離目下約六十餘年。當時歐美的人。盡和發了狂疾一般。凡行走坐臥飲食。沒有一刻不想到這金礦的事。好像流行的瘟疫熱病。沒有一箇不沾染的。也把他比做病症。叫做金熱。現在英國的人。尙時常口頭說這金熱的話。平常虎列拉和那派斯特的流行病。傳染的時候。死者不計其數。可以把箇最熱鬧的地方。登時弄得荒蕪冷落。惟有染了這金熱的病。倒把箇加里奉尼亞最荒蕪冷落的所在。能頓變箇異常熱

鬧。此地有許多巨富豪商。都是以前因開礦獲利所致。其間也有都爲他人忙碌的。及臨了依然一貧如洗。然而當那箇時候。無論老的少的。盡似渴馬奔泉一般。甚至畜養的雞犬。都亂鳴亂吠。好像也要到那邊去發財的樣子。這部書就說的是四箇人。結了隊。要往加里奉尼亞去取礦內的砂金。經歷了多少冒險的事。最奇者。這去的四箇人。也不是老年。也不是壯年。却是四箇幼年的童子。這童子是何處人氏呢。乃是美國中部伊黎璦省的人。這省係控着密西芥大湖。這湖邊有一鄉邑。地名利里。其中有一箇人。名叫司吉布士。務農爲業。家內夫妻兩口。養了三箇兒子。大的叫巴拿德。年十八歲。第二的叫挨勝。年十三歲。第三的叫薩孟。纔得十歲。本來光景尙稱小康。數年之後。漸漸的衰敗下去。聽說加里奉尼亞金礦出現。大衆都結伴前往。要去開採。不覺的看了眼熱起來。也想逐隊同行。無如此地到加里奉尼亞的路程。盡是崎嶇偏僻。不甚好走。自己已上了些年紀。看來不能喫這辛苦。幾箇孩子又都年幼。不免又躊躇起來。遲遲不發。那曉得巴拿德兄弟們。雖然大的僅止十八歲。因

家計貧寒，也不能安坐喫着，都幫着他父親做些農工。很曉得家道艱難，想謀些生計。聽見金礦的事，便都躍躍欲試。司吉布士因他們年紀尙還幼小，不肯放他們前去。這幾箇童子出外與平時合淘的一般小友商量，大家都有冒險的思想，都想前去。得箇大大的利益，況且結伴同行，就有險難，也可相護，便愈說愈踴躍起來。這幾箇小友是誰呢？原來是姓法丹的弟兄二人，大的名海臘摩，年約十八九，小的名祿孟，年約十三四。這四箇童子議論這採礦的事，都興致淋漓，言明四人聯爲一隊，奮勇前往。始而不過大家商議，後來竟要實行其事，遂都向父母說明，要去開採金礦的話。凡做父母的總是愛惜小孩，恐怕年輕身弱，長途跋涉，倘然遇着險難，身命不保，便都一力阻止。這些童子却一心一意的決計要去，便對父母說道：「畏險的性質，我們美洲人是斷斷沒有的。放着這箇大大的利源不去想法，眼睜睜看着他人佔了先着，得了好處，坐失了機會，將來後悔何及？把這些話，天天的懇着他父母，只求許他們前往。他父母們被這些孩子纏得不耐煩了，只得應許了他，把所種的田地。」

抵押了些錢。給童子們做了旅費。這旅行是箇很棘手的事情。路途萬分寫遠。那時又沒有火車。中途的客寓。也是不能住宿的。況這條路。是從來人跡罕到的。不知要走多少時。方纔得到。好像斐洲沙漠地方結隊行走的商人一般。行具不能不帶。又不便多帶。很是爲難的。這幾箇童子。連日都整頓行裝。先備了一輛皮篷的車子。用兩匹馬拖走。凡糧食衣被鍋盪天幕等物。并最要緊的鍬鍤鋤刀。以及種種應用的器具。都料理好了。司吉布士家因薩孟年紀太小。留在家裏。合着法丹家中的兩箇孩兒。統共四箇童子。這一日便辭別了父母。趕着馬車。向愛哇滑地方進發。看官。你道自利里到加里奉尼亞。究竟隔着多少路呢。約有二千幾百里。這樣的遠路。又是人跡罕到的地方。這四箇童子。居然結隊前往。你道他們的膽壯不壯。他們的氣勇不勇。總仗着這冒險的精神。必達目的的志願。這一路上的所歷的事。自然是極有趣味。極是可驚可喜的。看官們耐心。作書的好慢慢的敘述出來。

第一回

啟行

愛哇滑現在爲人口最多的省分。當那箇時候。居人稀少。一望荒原。行路頗不容易。當初發時。一應食物。若麵包牛乳等類。沿途都可購買。四箇童子所帶的旅費。都把它們聚在一起。他們雖然年幼。也都曉得節省費用。就是購買物件。只要用錢少。得多。便喜歡的了不得。走了幾時。漸漸的人煙斷絕。都是些荒涼地面。要找半間住房。都找不出。只好張着天幕露宿。這天幕是新製成的。真爲乾淨嚴密。可以歇宿。且寬廣可以容得六箇人的臥處。其高雖長大的身材總可站直。幕頂同張傘一般。上銳下寬。離地二尺。這幕布便直掛下來。用兩條木樁。把他支撐開去。又就地打幾箇木樁。天幕的底下釘着幾條繩子。可以繫在樁上。便有風來。也不怕傾倒。這般的天幕。便是窄狹的地方。也可以用得。或張或收。都極爲輕便。這幾箇童子到晚。便揀箇平坦地方。兩人打樁。兩人支篷。把繩子扣的緊緊。這不過是暫時遮蔽風雨。免致露宿。至於門戶窗牖呼鈴等類。是一概沒有的。到了幕裏。把水牛皮鋪在地下。便可安息。這幾箇童子。日間走的辛苦。這一睡下去。必然沈酣的了不得。只怕夢魂早已飛到

金堀裏去了。那曉得沒有睡。早鬧起笑話來了。巴拿德在家的時候。也曾學他母親手製麵包。曾經試做。覺得頗不容易。這一日巴拿德便想做這麵包。把帶的麥粉。以及食鹽和發酵的東西。都放在一箇鉢子裏。用箇杓子攪了幾攪。把指頭向粉裏蘸了一蘸。伸出舌尖嘗了嘗。點着頭道。很好。這幾箇人都看着他。巴拿德得意揚揚的。燒了滾水。沖將下去調和了。起初本意要做波斯凱忒。用手抓了一把起來。那裏曉得五箇指頭上都稀糊膠黏的滿了。先前儼然像箇慣做麵包老手的樣兒。要顯顯他的手段。此刻一手的爛麵。甩又甩不掉。捏又捏不來。不曉得怎樣纔好。那臉上已現出很下不去的樣子。又想着麵太稠黏。難以搏弄。便把滾水又攪了些下去。變成箇稀漿糊了。挨勝在旁看着道。我看我母親做的麵包。不是這箇樣兒。巴拿德聽了。便發氣道。我豈有不曉得製麵包的法子。讓我想一想。再來動手。就扯出了一雙黏糊的手。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呆呆的發怔。此刻挨勝也想幫着去做。就到鉢子邊。把兩手向爛麵裏一攪。扯出看時。十箇指頭好像鴨掌一般。都黏連住了。人家都望着他。

笑挨勝急的要哭出來。可巧有一箇蚊子飛來，釘在挨勝的臉上，覺得癢慄慄的，好不難過。忘記了手上的麵糊，便向蚊子釘的地方，打了一掌。這一下不打緊，弄的半臉黏漿，連眼睛都張不開來。旁邊的人看着，愈加的狂笑起來。海臘摩忍住了笑，便道：「這也無礙，只要放在鍋子裏，燒煮起來，便成了麵包了。」當時拾些柴，燒着鍋子，把爛麵放了一把在鍋裏，一面便去料理盤子叉子，把板支了起來，做箇桌子，準備着圍坐喫局。那曉得鍋子裏發出一股焦味，原來靠鍋底這一面，已經枯焦的，同黑炭一般。中間還是生麵，只得棄掉了，重新再做。那曉得做了幾回，總是一箇樣子。巴拿德起初只道麵包是唾手可做的，那曉得竟不成功，倒弄得一團糟。心裏氣極，便道：「我不做了。」此刻鍋裏面焦麵結的稀厚，大家只得把鏟子硬剷下來，險些兒把鍋子都弄壞了。倒是挨勝在旁說道：「你們鍋子裏，爲什麼不先放點油下去，便不致焦枯了。」巴拿德聽了，不覺失笑道：「我真笨極，忘記放油。」說着，臉上便老大的慚愧。說的時候，路上有一箇老者，同着箇年輕女子，乘着一輛馬車，從路旁經過。挨勝看那女子，

穿着褪紅色的短衣。帶着金紗遮日的帽子。聽他們坐在車中講話。彷彿是說的開金礦的事情。挨勝卽趕到車前。嘻着嘴向他兩人問道。請問麵包究竟要用怎樣的做法纔好。那老者聽了。着實詫異。一眼看見天幕旁邊。有一羣的童子。便叫那女子道。紐希你去看看他們做的什麼事。紐希便跳下了車子。走到天幕邊。拾着棄掉的焦麵。看了一眼。問道。你們做麵包的時候。想是放了水麼。巴拿德道。是的。放了開水做的。那女子聽了直笑的連腰都伸不直來。巴拿德道。難道是放不得水的麼。那女子竭力的忍住了笑。便道。這不是麵包。是麵糊了。我對你說。這做麵包。是不能放水的。燙麵粉時。要用冷水。或是冷牛乳。把他調和了。烤起來。纔成麵包。便又細細的把製法告訴了他們。回身上那車子。還吃吃地笑箇不住。巴拿德們恍然大悟。自己埋怨。不該放水。白躡踢了這些麵粉。此刻巴拿德倒重復小心起來。雖然紐希已經教導了。反心裏媿怯。不敢動手。所以在愛哇滑地方。總沒有做過麵包。走過了密索黎河。將抵耐菩拉司加。挨勝偶然用麵照紐希說的法子做了起來。居然成箇麵包。大

家喫了。很爲有味。那挨勝此刻得意的了不得。便對他哥哥巴拿德誇口道。你們看我手段。這麵包竟該我做成功了。這幾箇童子。每日喫的東西。因沒有購買現成。只有自己燒煮。弄的不倫不類的。笑話也不一而足。最可發笑的。是煮豆的事。倫敦那箇車上的女子看見了。只怕連肚子都要笑的發疼。一天弄些黃豆來煮。那曉得煮了多時。仍是挺硬的。同石子一樣。喫不下去。後來纔想到沒有放水。便把豆放了一鍋。下了水。燒煮起來。那曉得豆子漲大。鍋子上更裝不起了。連連把豆勻在別的器具上。那曉得鍋裏的豆。愈煮愈漲。把些盆碗盞碟都放滿了。這時候有箇樵夫看見了。便道。你們這些孩子。莫非到加里奉尼亞去賣豆的麼。巴拿德們聽了。也不覺自己好笑起來。他們這幾箇童子。雖然做這些事。總鬧笑話。至一路上談談講講。很有興會。這時候天氣盛暑。地上砂礫同火炙一般。行走愈加辛苦。走了幾天。計算起來。尚有二千里路程。要到加里奉尼亞。大約總要再走數箇月之久。又不能插翅飛去。未免有些畏難起來。繼而一想。便至遲一天只走二十里。十天也有二百里。究竟走

一步近一步。只要不間斷。總有到的日子。天下的事。憑着他怎樣的難。只要肯一心一意的做去。從來沒有箇做不到的。海臘摩同巴拿德每每對他兩箇說道。今天路走多了。未免有些累人。須要歇息纔好。挨勝在衆人中興致最好。他一面走。一面計算。假如走了二里。他便道到加里奉尼亞又近了二里了。走了五里十里。更喜歡的了不得。有一日祿孟問道。每一天走二十里路。每一天洗一次的食器。現在要走二千里路。計算起來。不曉得要洗多少次。原來洗食器的事情。大家都不願意去做。每到晚上。應該要洗滌的時候。便你推我。我推你。沒有一次不推諉躲懶的。說到洗滌食器。無非是些鍋盃杯盤刀叉之類。總算起來。並不爲多。在尋常婢僕中做這些事。只要五分鐘就好。在他們從來沒有料理過這些事。到覺得很以爲煩。此刻大家各任其事。海臘摩所任的樵薪汲水等事。巴拿德所喂馬及任的照料一切等事。祿孟同挨勝二人。晚上張天幕。和載卸鋪設等事。除了做飯燒菜。以及洗滌食器。這兩件事外。餘下的事。大家都爭着擔任。做麵燒菜。雖然怕去動手。因非此不能一飽。只得

勉強去做。只有這洗食器。總見了頭疼。挨勝及祿孟悄悄的搗鬼道。洗食器的事。總要雇箇人來料理纔好。我們實不喜歡做這些事。因此多有隔了幾天。纔洗一回。以致腌臢不堪。一天海臘摩看見食器。全是些麥屑米黏油膩塵垢。實不成箇樣兒。便對祿孟等道。我們年紀比你們長大。所做的樵汲喂馬等事。却是你們所不能做的。這洗滌食器的事。最爲省力。你們尙且這樣貪懶。你看似這等腌臢不潔。豈不與衛生有害。你們倘若是這樣下去。比這箇再難些的事。都不能做了。你們如果再不改過。看來只好叫你們回去。巴拿德年齒稍長。這幾句話自然入耳。便也教挨勝等。從今以後。總要天天洗滌。這祿孟等聽見說要叫他們回去。這是他們最忌最怕的。也只得應允。議定每人一禮拜一輪。至那一箇應該先做。却只好拈鬮。拈時挨勝輸了。便派定挨勝先做。有一晚挨勝正拿着箇磁器在那裏洗滌。擲着嘴很不高興的樣子。偏偏祿孟走來看見。因這禮拜內輪不到他。心裏暢快。便走近前把脚蹺起。點着那磁器。豎着眼。聳着鼻子道。挨勝。你要小心。這東西倘若弄破了。此處沒得購買。他

們定是不答應你的。挨勝正在滿肚皮懊惱的時候。聽祿孟這樣的說話。好像火上加油。便跳起身道。我在這裏洗磁器。干你甚麼事。你好來拿這些話欺壓我。說着。把洗的磁器順手向祿孟腳上砸了一下。着硠一聲。砸得箇粉碎。海臘摩恰恰走來。看見了情形。便上前一把把兩箇人提了起來。向天幕旁邊一條小河前走去。那巴拿德聽見。趕了出來。問海臘摩道。你把他們怎麼了。海臘摩道。他們這箇樣兒。那還了得。所以我要把他們都丟下水去。挨勝聽說要丟下水去。便氣起來道。混帳東西。你怎樣能把我們丟下水去。一面罵。將身子亂顛亂跳。祿孟的兩隻腳本在海臘摩的足間。聽了他話。也是將兩腳亂踢亂蹬。那海臘摩雖然年紀大些。無奈這兩孩子用盡平生的氣力扭撞起來。一時立腳不住。便撲通的跌下水去了。

第二回

破阻

這祿孟和挨勝。見海臘摩跌下水去。便跑開了。遠遠看着海臘摩跌在水裏。心中暢快。還指着恨他。又見海臘摩沈在水裏。不得起來。好像是要溺死的樣子。這海臘摩

倘然真箇就是這樣的死了。叫他們三箇孩子怎樣行路。這樣的四人結隊遠行。倘且不敷照應。倘再少了一箇。如何還能走這二千里遠的險難程途。不要着急。這海臘摩本來習過游水。這點小河。本不放在心上。便掙扎起來。巴拿德也沿河援救。登時上岸。海臘摩此刻定規不依。對挨勝等說。明天一到康西耳蒲臘司地方。你們可附船回去。你們把行李都好收拾停當的了。巴拿德也道。這兩箇人狂妄到這箇樣子。斷不能同行。自然叫他回去爲是。挨勝們見海臘摩等真箇的要趕逐他們回去。不覺也心慌起來。想着本來自家不是。開口先罵。又將他撞下水去。如今被他們趕逐回家。拿什麼臉去見人呢。兩箇人便登時的軟了下來。愁眉苦臉的。先是挨勝道。我本來好好的在那裏洗盥。祿孟走來說了些話。要想來欺壓我的樣兒。我一時氣上心來。把盥嚇砸他。不料一溜手。跌的粉碎。後來原是我的不是。我們現在已經認錯了。你們應該怎樣判斷。罰我們都可以的。就是回去。是萬萬動不得。這是我們斷不肯的。祿孟也說道。我不過說了一句。挨勝便把盥砸我的脚。我又不罵人。就是要

趕逐。也只要趕逐挨勝一箇。連累不到我的。海臘摩不肯。定要把二人一同逐回。巴拿德便竭力的勸了一番。祿孟等認了不是。海臘摩方始答應。說暫且恕你們初次。倘以後再是這箇樣子。定不與你同行。挨勝們見不逐他們回去。心裏歡喜。便不敢一些兒囁強。同心合意的到了康西耳蒲臘司。看見許多人都是到加里奉尼亞去的。都張着天幕歇宿。好像成了箇村市的光景。這康西耳蒲臘司在密索黎河的東面。距河約三四里。現在自太平洋邊岸到西加谷及紐約等的鐵路要道。最是一箇繁盛的都會。在他們走過的時候。還是一箇荒野的地方。雖有幾間茅房草舍零星散漫。總覺十分寥落得很。這些往加里奉尼亞的人。錯雜散處。男的或修理馬車。或檢點器具。女的在曠地上燒煮食物。布張天幕。有的將些食物彼此互換。三三五五。都準備着向加里奉尼亞進發。巴拿德們四人趕着馬車。向沿河下來。揀了一塊高燥的地面。歇了車。放了馬。支起帳幕來。彼此自己都有應盡的義務。也不及顧他人的事。其中也有幾箇人喜歡聞閒事。見了四箇童子。支這天幕。便都詫異起來道。這

樣的幾箇孩子。也想到加里奉尼亞去麼。有的道。只可憐這兩匹瘦馬。如何能夠拉得到這般的遠路呢。有的說。這樣孩子。不曉得。冒着險。走這許多路。想幹的什麼呢。就有幾箇上前對巴拿德們道。你們出來。家裏的爺娘曉得不曉得。挨勝素來是箇負氣的人。聽了他的這些話。都是輕薄他們童子的。不覺大怒起來。睜着眼。稜稜的看着他。海臘摩聽了。到不甚介意。便牽着馬淡淡的答應了幾句。這裏面有一箇老人。便對巴拿德們道。我道你們這幾位。年紀雖輕。却都是箇強壯能幹的樣兒。你們只管放心前去。就是半途中有了什麼險難。我們都可以來援救的。海臘摩見這箇老人說話。頗爲誠篤。便問他張幕的所在。那老人用手指着。原來正與他們緊接。更加歡慰。當那時候。地圖上所列密索黎河的西南地方。凡符號所記的。都是沒有探過險的。所以凡有志探險的人。便從此地起點。此刻想去開金礦的這些人。須要走一千多里沒有開闢過的荒曠所在。若問起加里奉尼亞的真實情形。實在都不能了。因爲是大家都不能曉得底細。聽見出了金礦。以爲到了那邊。穩穩的可以陡然

大富。所以引的人轟轟爭先恐後的前去。這四箇童子走到此地。不意聽了幾句話。大可以生出阻力。把他們火熾一般的勇猛心。立時頹喪起來。你道什麼緣故。因爲其時有兩箇人。騎了騾馬。新從加里奉尼亞回來。巴拿德們知道了。便去探問那邊的情形。到了那裏。只見那兩箇人像箇下等社會的人。面目粗獷。衣服污敝。蹣跚着脚。坐在馬車的旁邊。嘴裏吸着煙。有許多人圍在他身旁。聽着他說。只聽得那兩人說道。那邊那裏有什麼金礦。現在去開礦的人。都散掉了。我們在那邊約有一禮拜光景。都曉得清清楚楚。衆人說道。我們聽得那邊礦裏。實在開出些砂金來。難道都是假的麼。那兩人道。都是謊話。哄你們的。那裏有這些事。他們想是想昏了。在那裏做夢。還有一樁可怕的事。非但沒有金礦。并且那邊疫病傳染。利害得很。死的不知其數。去了定後悔無及的了。這幾句的話。好像一桶雪水。傾入在人的臟腑裏面。叫人冷了半截。又隔了一天。看見四箇人趕着兩隻牛。拖着一輛車子。從對面耐菩拉司加走來。據他們說來。已經到過去此六百多里的臘拉明地方。因探聽得加里奉尼